

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顧命第二十四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畢命第二十六

顧命第二十四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

二公爲二作中率諸

侯相康王作顧命

臨終之命曰顧命

成王至顧命正義曰成王

病困將崩召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叙其事作顧命

傳二公至治之

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九州之

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

爲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

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

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故主一州明伯是中分

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

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

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

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

處平內是言三公爲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

聘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爲
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
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
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
在下此篇以召公爲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
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傳臨終
至顧命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
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
將死去迴顧顧命實命羣臣叙以要言惟四月哉生魄
而爲語也

王不懌

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乃洮

頽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

故但此盥頽面扶相者被以冠冕亦朝服憑玉几以出命

以同召太保奭芮伯

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同召公卿下至卿治事太保畢公則三公矣此

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空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

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

師氏虎

臣百尹御事

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

疏頤璽

正義曰發首至百尹御事叙王以病召臣爲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叙康王受命之事

實命至要言

正義曰王之所命實普命羣臣序

以要約爲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

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摛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

是擗命羣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傳成

王至悅懌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下載漢書律

曆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

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即位三十

年而崩此是烝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

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

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

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爲始故始生魄爲月

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者疾故不

悅懌下云病日臻旣彌留則成王遇疾已多日矣

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具發命之日爲

洗頰張本耳傳王將至出命正義曰凡有祿

事皆當潔清主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

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洗頰而已禮洗手謂

之盥洗面謂之頰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燂請

頰頰是洗面知洗爲盥手言水謂洗盥俱用水扶

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
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
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
身也鄭以爲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
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
覲禮王服衮冕而有王几此旣憑玉几明服衮冕
也周禮司几筵云几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
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
傳同召至公卿正義曰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
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
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
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
是六卿衛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
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
見其以國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
復別置其人高才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

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
爲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爲六卿也王肅云
形如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
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爲說也一傳師
氏至事者正義曰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
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
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
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
者蓋大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王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

自歎其疾大
進篤惟危殆

病曰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

茲予審訓命汝

病日至言因甚已久留言無
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

志以此故我
詳審致命汝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冥麗

陳教則肄

言昔先君文武而其重光景聖

肄不

違用克達躬集大命

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躬

為周成其大命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

無敢昏逾

在文武後之侗稱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

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

明時朕言

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

用勸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用奉我言勸安太子釗

康王名大渡於艱難勤德女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言當和遂又能和近安
小大衆國勸使爲善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羣臣皆宜思夫人
夫人自治正於威

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

疏

王曰至非幾
正義曰王召

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疏

正義曰王召

羣臣既集力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
殆矣病日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

恐一旦暴死不得

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

以此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君文王武

王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

勞矣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初

爲周成其大命代殷爲主至文武後之侗維成王

自謂已此言已常勸迎天之威命終當恭順天道

繼中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言常戰戰兢兢恐

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

起不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勿忽
略之用我之語勸安太子劉琨凌於艱難言當安
和遠人必須能和近人當爲善政遠近俱安之又
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
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爲善汝羣臣等思夫
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
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
無以釗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爲惡也
傳病日至命汝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
偏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
也恐死死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志欲有言若
不能言則不得續志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出言
教命汝言已詳審欲其勸聽之傳今天至忽略
正義曰孔讀殆上屬爲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
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茲既受
病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死也

命還

此羣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

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

丑王崩

綴衣幄帳羣臣既退撤出幄帳於庭主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相南宮毛

冢宰攝政故命二臣相毛名

俾爰齊

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

門之外

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相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

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明室路寢延之使

丁卯命作冊度

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

居憂爲天下宗主

顧命於

茲既至宅宗

正義曰此羣臣既受王命還復本位出逆綴之衣主所坐幄帳

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三朝矣太保召公命維
相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曰仍之所以二千
相毛答報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對於
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今太子在
室當喪憂居爲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羣
臣之心也傳此羣至本位正義曰周禮射人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
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
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
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
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
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
射禮其位亦然足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
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
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
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

定位如此又王呼與言公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還
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
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傳綴衣至王崩
正義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
出下云狄設黼屨綴衣則綴衣是黼屨之類黼屨
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
爲帷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帷帟綴之事鄭玄云
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官
室曰帷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帷中坐上承
塵也帷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帷帳是黼屨之上所
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屨故下句
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屨
帷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
臨此坐故徹出帷帳於庭將欲爲死備也傳更解
徹去帷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
病君大天徹懸士去琴瑟取首於此庸下廢牀

鄭玄云啓云也人始生在地云牀庶其氣反也
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也知此時王亦寢於
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傳臣子至賁氏正義
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
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
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千戈
文在齊侯呂伋下以就齊侯取千戈傳言使相毛
二臣各執千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千戈
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
相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千戈太保就命使
之就千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千戈之文於齊侯
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千
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
言二人千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
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伋
取虎賁也傳明室至宗主正義曰釋言云

明也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憂居喪主爲天下宗主也傳三日

至康王正義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爲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王之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於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越七日癸巳後康王荅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西伯相命士須材

邦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

待以供喪用

狄設黼辰綴衣

狄下士辰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偵設幄帳

象平生所爲

越七日癸酉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立於側暗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

皆具於後傳命布設之事四王之所處者器也
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
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
虞亦爲國家之威儀也傳邦伯至喪用正義
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
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
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相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
命事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
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
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立
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以大夫已上殯斂皆
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
以癸酉爲殯之明日孔不爲傳不必如鄭說也須
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爲喪事知命士須材者召公
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槨與明器是喪之
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槨及明器

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
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槨者斬之是與
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槨之材傳狄下
至所爲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至賤
者也是賤官有名爲狄者故以狄爲下上喪大記
復讙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
官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
爲扆郭璞曰窓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
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
置於扆地因名爲扆是先儒相傳黼扆者屏風畫
爲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黼之事白與
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
物爲黼扆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扆惟
帳者象三平生時所爲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
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
命此吏反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行文語以

坐乃設賓王六器與輅車各有司皆備間南簋
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篋桃枝竹白黑雜
纒綠之華彩色華

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
不改作此見羣臣觀諸侯之坐西序東嚮敷重

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西廂謂之序底華華綴
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且

聽事東序西嚮敷重豐豆席畫純彫玉仍几

之坐
豐莞彩色爲畫彫刻鏤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

紛純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竹玄紛黑綴
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

越王五重陳寶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
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赤刀

大訓弘壁琬琰在西序

寶刀赤刃削大訓虞書典謨大壁琬琰之

珪為二重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三王為三重夷常也

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別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

寶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

唐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

法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

允之戈和之弓垂之

竹矢在東房

允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

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

向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先輅

每木象皆以飾車木則飾皆在臥寢門內
左不墊前北面凡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

所以重

疏

牖間至漆仍几正義曰牖謂窓也間

顧命

疏

者窓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

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
展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加次席黼
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
謂之展彼言展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
席黼純此言蔑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
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數重席
者其席皆數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
有席也以牖間之坐即是周禮展前之坐蔑席
之下二重其次是縹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
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
三坐禮無其事以展前一坐敷三種之席知下
三坐必非一種之席敷三重但不知其下二重
是何席耳周禮天子之

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也
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傳箋挑至之坐
正義曰此篋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
挑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挑枝
席則此席用挑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
下則云篋折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篋席織蒻華
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擇器
云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繒緣之蓋以白繒
黑繒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弁謂之黼其
繒白黑彩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
爲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
以爲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
王也仍因也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
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
凡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觀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
之又觀之天子待諸侯設於衣於戶牖之間左

凡天子之冕負斧展彼在廟此在寢爲異其牆間之坐則同傳東西至之坐正義曰東西兩廂謂之序釋官文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爲蒻草孔以底席爲蒻草當謂蒲爲蒻蒻之席也史佚急就篇云蒲蒻蒻席蒻蒻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篋織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以綴爲雜彩也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述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此且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爲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

坐在燕饗坐前以其且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
爲且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
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
宴之坐案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
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觀諸侯之坐故
也主肅說四坐皆與孔同傳豐莞至之坐
義曰釋草云莞苻藿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
用之爲席也又云葦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
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
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束竹席考工記云畫
績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
爲綠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爲綠釋器云玉謂之彫
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爲刻鏤之類故以刻鏤
彫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爲飾也傳西廂至質飾
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
則房與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

即室也。其夾中夾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室。
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荀竹萌。孫
炎曰。竹初萌生。謂之荀。是荀爲萌竹。取荀竹之皮。
以爲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
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
主紛爲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爲之。緣周禮大
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
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
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
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傳
於東至器物。正義曰。此經爲下。掘目下復分別
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
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王復云。在
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
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
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

陳先王所寶之器物何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 傳寶刀至二重 正義曰上言陳

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爲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禮

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錄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鐔削用

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爲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爲赤刀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羣反遣弟興治孫

策策引白削斫虎與體動曰我見刀爲然然則赤刀爲赤削白刀爲白削是削爲刀之別名明矣周

禮考工記云築氏爲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力亦爲鋒周正色

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爲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

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爲二重則琬琰共爲一重則琬琰圭以治德琬圭以易行則琬琰則

王而共無重者蓋以其王形質同故不別爲重也
考二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琬大琰
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爲二重亦不知何所據
也傳三玉至寶之正義曰三玉爲三重與上
共爲五重也夷常釋詁云禹貢雍州所貢球璚琅
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
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
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
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
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
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方實有此
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經意爲然否何圖八卦
是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
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爲此說也漢書五行
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
八卦是也鄭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

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何圖也而此傳言
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
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何圖也且繫辭又云何
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何圖餘復何
所則也王肅亦云何圖八卦也璧王人之所貴是
爲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實故云
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
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二
物亦應無別意也傳胤國至坐東正義曰以
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以至
今猶在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
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
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
也若此則謂車渠爲渠大八如車渠其貝形曲如

車照故元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鼗。鼗釋樂云：大鼓謂之鼗。此鼓必有所異，周興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傳允和至夾室。正義曰：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允和亦古之巧人也。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允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遽以此問鄭。鄭荅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傳大輅至肅向。正義曰：周禮巾車

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者，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傳先輅至顧命，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五輅，金即次象，故言先輅、象輅。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耳。鄭主周禮注云：革輅，鞅之以革而縹之。木輅，不鞅以革，縹之而已。以直縹其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制於平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

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主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轅是金轅也。綴轅是玉轅之貳。次轅是金轅之貳。不陳象轅革轅木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官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衛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轅。次轅在右塾之前。右寢門內之東。對金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展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主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六祭祀

則出踞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

畢門之內

士衛頃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旁路寢門一名畢門

四人綦

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

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阼上所立處

一

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

堂

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

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

一

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銳矛屬也側階此下立階上

疏

二人至側

階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於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雀

弁其弁自皆士也以其去遠故使士爲之其在
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遠近皆使大夫爲
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叙之也次東西垂
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叙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
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
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
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
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
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
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
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傳士衛至畢門
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
衛王殯與在廟同故雀弁也鄭玄云赤黑曰雀
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
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
升布爲之此傳言雀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

兵事章弁服此人執兵宜以章爲之異於祭服故
首崔章弁下云其弁孔言鹿子皮爲弁然則下言
冕執兵者不可以章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夫子五
門阜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
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
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
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
也戎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
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爲異古
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
主云惠狀蓋斜刀宜芟刈戈即今之句子戟劉蓋
今纔斧鉞大斧戟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
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
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傳其文矣
立說以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其王肅云其赤黑
也其以爲其文鹿子皮弁多以意言無正文也大

夫則服見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祀相傳爲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傳見皆至前堂。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摠名爲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傳箴瞿至階上。正義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圉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堂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一也。傳銳矛至階上。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又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例猶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降

王及羣臣皆吉服用
西階升不敢當主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

即位

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左

太保太史太宗

皆麻冕彤裳

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

太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降

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

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

不嫌太史秉書

由賓階降御王冊命

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廢王故同階

疏

王麻至冊

命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也卿士邦君無所執事

故直言即亡而已。六保六官太宗皆執事之人故
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
各從升階爲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
乃是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
此禮主以爲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
王及至當主正義曰禮續麻三十升以爲冕故
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也
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此
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於此正
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
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衮鄭立周禮注云衮之衣五
章衮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
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芣之篇言王
賜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立於
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其言黼文故稱之
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

主也

傳公卿至色玄

正義曰卿士卿之有事

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

爲太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

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

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

者蚘蟬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

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

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

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

吉也入即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推

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傳

執事至宗伯正義曰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形裳

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形赤也禮

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形爲纁言是當

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

傳大圭至不嫌正義曰清工記玉人云鎮圭尺

有二十天子守之鎮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人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與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於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勉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

太所賜其或不同則圭見偶作知諸侯信與不
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瑁信猶今之
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
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
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
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
之也昨階者東階也謂之昨者鄭玄士冠禮注云
昨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
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
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昨階升由便以卑
不嫌爲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
伯之長太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
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
鄭也傳太史至同階正義曰訓御爲進太史
持策言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
御推轂也至此時王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

璽西南而讀策書命三爵位之事孔雖以御爲進其意常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

爲名指上文爲言顧命策書稟王之意爲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曰皇后憑

玉几道揚末命汝嗣訓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

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臨君周邦率循大嗣其道言任重固以託戒

卞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

光訓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叙成王意王再拜興

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劓忌

天威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劓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


王光訓

正義曰此即

丁卯命作之冊書也諸

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王几所道稱揚將終

之教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爲民主用是道以臨君

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

文武之大教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

傳冊命至託戒正義曰言憑王几所道以示不

憑王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

不敢忽也以訓爲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爲天

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傳用是至大

法正義曰下之爲法無正訓也告以爲法之道

今率羣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乃受同瑁王三宿

以以大卞爲大法主肅亦同也

三祭三咤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

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

三奠告已受上宗曰鄉食祭必受福讀太保受

羣臣所傳顧命

宗曰鄉食王曰饗福酒

同降

受王所命同下堂反於籬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太

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

授宗人同

拜王荅拜

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白已傳顏命故授宗人

同拜王荅拜尊所受命

太保受同祭

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濟至齒則

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濟互相備

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太保

所授宗人同拜白戒王以事畢王荅拜訖所白

太保降收

太保下堂立王

此盡

乃受至降收

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

收徹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柅西南東面

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南南北面奉

同頤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頤王又以瑁授

宗人主乃執同統禱於不極之間酌酒乃於壇
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凡前祭酒酌
地而真爵訖復位再拜主又於構所別以同酌酒
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
酒以授王上宗讀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
祭先齊至幽興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籩
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構所酌酒至壇東
西面報祭之欲祭之時撝宗人同拜白王桎云已
傳頷命訖王則荅拜拜桎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
人處受同祭桎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
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讀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
拜受同亦祭先而齊至幽興再拜訖於所居位授
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桎以事畢主又荅拜拜桎於
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掌有司於是收徹器物
傳王受至頷命正義曰天子執瑞故受瑞瑞為主
則長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

受同一手受瓊然飲及之我王受同而祭則瓊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纘迭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纘迭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酌酒於神坐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己已受羣臣所傳顧命自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鄭立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傳祭必至福酒正義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大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必同酌酒進三讀王曰饗福酒也主取同齊之以

以同授太保也。傳受王至於篚。正義曰：上宗
饋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酌，是受王所饗
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
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傳太保至曰：酢。正

義曰：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以盥
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王。祭
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
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
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
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
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
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
事。主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
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傳宗人至
受命。正義曰：上宗爲大宗伯，知宗人爲小宗伯。
五不保，所以拜求白成。王言已已，傳願命言也。此

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首白爲拜神不拜主
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主答拜
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答拜也王既祭則
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奠
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
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
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傳太保至相備
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
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
福酒齊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齊至於齒示
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
史錄其事二丈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齊至
齒則王饗福酒亦齊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
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丈不同互見以相備
傳太保至所白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
於受福酒之處定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

冠畢而更拜者白成主以事畢也然拜白成主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於拜所白也

諸侯出廟門俟

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皆待王後命

疏

諸侯出廟門俟

正義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

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康王既尸天子

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

遂誥諸侯作康

王之誥

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

康王之誥

求諸侯之見臣弼

疏

康王之誥

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誥遂報誥諸侯以命其

作順王之詔，伐生以此篇。於顧命，共為一篇。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四方

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

皆陳四黃馬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

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

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奠。所出而奠也。皆再拜稽首。王義嗣。

德荅拜

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

疏

王出至荅拜

正義曰此叙諸侯見新王之事王

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爲西伯

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廂也太師

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

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爲

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爲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

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爲蕃

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旣爲此言乃皆再

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爲天子也康王先爲

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爲嫌荅諸侯之

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爲主也傳出畢至南面

正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旣拜王即荅拜

復不言與知立庭中南面也傳二公至北面

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知爲二伯各執其所執

諸侯四禮所謂四方者此義也王肅云畢公代
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
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
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
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為右而左入左入
右隨其方為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
明北面也傳諸侯至庭實正義曰諸侯朝見
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
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
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
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
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
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眾眾國皆陳四
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
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
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
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
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
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文馬之物鄭云此幣
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
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
取此物以摠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
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文命
不陳之也案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
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 傳賓諸至

莫贄

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

諸侯爲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

王而爲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

侯同爲此意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

辭者言奉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

方皆奉天子番衛故曰臣此此時成王始崩即得

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乃國喪遂出見新王也
諸侯享天子其物其象非徒主馬而已皆是土地
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贊也然舉奉主兼
祭以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
入其朝則侯氏摠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釐於
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摠入而得有
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
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傳諸侯至其幣正義
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
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原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
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
嫌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為主也
太保暨

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

進陳武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

勢之命

大次改大國勢之王命謂誅紂也

惟周文王誕受

若克恤西土

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

惟新

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今王

之哉

勸天道務崇先人之美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

命

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

疏

太保至寡命義曰太保召公與

司徒芮伯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得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勢之王命誅殺紂紂虐周家文王武王天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土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

富強如天下賞罰哉定其爲王之功原有近後人之
美待後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即王位
其功之盛當張大我之六師今國常強盛無令傾
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
傳
冢宰至見外正義曰召公爲冢宰芮伯爲司徒
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
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
太保揖羣臣羣臣入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
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傳言文至所
起正義曰姜聲近猷故訓之爲道王肅云姜道
也文武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
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傳言當至教命正義
曰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今張大六師
之衆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
之故曰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
不順其戒而告之
寡有也

見內惟予一人創報誥報其昔君文武不平富

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底至齊信用昭

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則亦有熊羆

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

一不二心之臣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

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

天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仍施

擬以易書屏傳王業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

嬖嬖 公之臣則公失王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

公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

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

言雖汝身在外土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能

罷之士勵朝臣此督諸侯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當各用心

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

疏

王若至子羞正義曰羣臣

諸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人劄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

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且之命於
上天夫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
諸國主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
臣力之故方地政命對立賢臣爲諸侯者樹之以
爲蕃屏今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即今
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一
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
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
子雖汝身在外土爲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在王
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
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我令臣弼己也傳
順其至見有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
使輔己是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
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
見內欲令互相備也篇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
要者略舉其事猶成云伯侯衛駿奔走亦略舉

之矣

人劍

正義曰

天子曰

稱予一人

不言名此王自稱名省新即王位謙也

至咎惡

正義曰

孔以富為美

故云政化

乎美不

踰咎惡於人

言哀矜下民

不用刑罰

主肅云文武

道大天下

以平萬民

以富是也

傳致行至德

正義曰

孔以齊為中

致行中正誠信

之道王肅云

正義曰

立人中之道也

傳天子至循之

正義曰

親禮

言天子呼諸侯之禮

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

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

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

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今安

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

傳言雖至諸侯

正義曰

王之此語並告羣臣諸

侯伯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上屬

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

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

聽命相揖趨出

已聚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

喪服

脫去黻冕反服喪服居倚廬

疏

羣公至喪服

正義曰

鄭玄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康王命作冊畢

命為冊書以為畢公

分居里成周郊

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

作畢命

言畢公見命之

疏

康王至畢命

正義曰

康王命史官作冊書

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人善惡有異

疏

命畢公使畢公

分別民之居里人善惡有異

命畢公使畢公

分別民之居里人善惡有異

於戊寅之邑成定正義曰周之郊境史叙其事作畢命
命焉至畢公正義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
乃珽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爲
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傳分別至保
護正義曰躬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
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
善惡即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
之風聲殊厥井疆併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
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此
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
故命畢公敘之成定東周郊境即經中畫郊所慎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惟十有二年

六月庚午

脚康王即位十二年

越三日壬申王

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於脚三日壬申王朝行
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

京豐文王所部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周之用之

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疏惟十至東郊正義曰正成周東郊今得所疏惟康王即位十有二年

六月三日庚午月光朏然而明也於朏後三日王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

以成周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功傳康王至庚午正義曰漢初不得此

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曆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

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

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立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立所

見文似累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爲下言王申

張二自如記胡瑗與生魄死魄然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又王武

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王順其事數告畢公

代周公爲大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惟周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之王命

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

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

哉殷頑

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

慎殷頑民恐其

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

無虞予一人以寧

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

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

道有升降政曰俗菴

臧厥臧民罔攸勸

天道有上下交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

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

惟公懋德克

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

言

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勸仰師法

嘉績多

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爲

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

疏

王若至仰成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累

上顯父兄下施子孫

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爲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懷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之以近王室用使化其頑民自歸已不既歷

三紀、一、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居之爭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文接之義政教有民俗文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爲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勤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 傳王順至王命 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故王呼爲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爲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 傳言周至其家 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 傳言殷至曰世 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一年考天

之大數歲星大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也十二年
曰紀父子易人爲世大禹謨右賞延于七謂緣父
及子也傳天道至勸慕正義曰天氣下降地
氣上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
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
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
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
善惡無常或善變爲惡或惡變爲善不可以其既
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今善遂不
變人之俗有不善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爲善若
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爲
惡矣勞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卑公
之意傳言公至師法正義曰小物猶小事也
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爲
卑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主之事云詢
于八度訪于辛丑重之以周召畢榮則公於文

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天下
民無不勸仰師法之傳公之至子孫正義曰
死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
方欲委之以事咸王曰嗚呼父師今子祇命公
言之重其功美矣

以周公之事往哉

今我勅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周公所為

不敢枉公往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

之風聲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未與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其不循教道之

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申畫疆圻慎

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阻勸

固封守以康四海

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文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

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

異

政以仁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

商俗靡靡

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

國家今躬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

疏

王曰至念哉更歎而呼畢

公曰嗚呼父

師今日我勅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公其往爲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爲善病其爲惡其爲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更重書以爲法界謹慎牢固封疆守備以安於四海之

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爲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畢公以治躬民之法傳言當至善聲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爲識淑善也惡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以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爲善當褒賞之其爲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今已里使放散之揚其善聲告之疎遠使聞知之傳其不
至沮勸正義曰孟子云方里爲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爲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
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除之爲惡故
殊其井田畧界今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

通不肯服者則換此族黨之外言以不與交通此
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以其能畏
惡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阻止爲惡者勸勉爲
善者傳郊圻至安矣正義曰郊圻謂邑之境

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
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爲言其
以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
也主城之立四郊以爲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
近郊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界王之
京師安則四海安矣傳紂以至絕之正義曰
靡室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
之意紂之爲人推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
隨順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爲賢商人效
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土國家窮民利口餘
我

昭三之祿之家鮮克白禮以蕩陵陵德其悖

天道

特言我聞自古有之止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屬天道

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茲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

殷庶士庶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勢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

驕淫矜侈

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開之惟艱

言勢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

以自誇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壓服以禮開德其心惟難

資富

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古訓于何其訓

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

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

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

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

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周公遷都而後以消亂階能慎

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

三后協心同底于

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

德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

四夷左衽罔不咸

小子永膺多福

言東夷諸國皆受其福也

特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

基亦有無窮之聞

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止無窮之基業於公

亦有無窮之名聞於後世

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言後世子孫明公之成法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

人之爲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

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勸頌文武成業以美於前

人之政所

疏我聞至其訓正義曰我門古人言以勉畢公曰世有像位之家恃富驕恣必能用

以放蕩之心。咬邀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恃亂天
道。激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法同一流。
此殷之衆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
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
人。驕恣過制。矜能自倚。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
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恒防閑之。惟大
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
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爲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
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公之訓典。教化
民也。傳特言至天道。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
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
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
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
邀有德者。夫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
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傳此。躬至僭

義曰。席者。

六所處故爲。

傳此。躬至僭。

侈自謂奢侈多爲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爲以缺德義
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
人言僭上服服勝人也傳言躬至惟難正義
曰僭訓過也故爲過制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
必遇其敵故矜夸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
則已收之矣雖今順從周制畏威自止故怨猶在
心未壓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
止也傳敬順至畢公正義曰美於前
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勵畢公

尚書注疏卷第十八